

# 我认识的丁石孙校长

---

惊闻敬爱的丁石孙先生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4 时 35 分在京逝世，心中十分沉痛！丁先生是我大学的启蒙老师，也是我的镇江老乡；他是我心中的偶像，也是我加入民盟的介绍人；他是坚韧顽强的革命战士，也是北大人最爱戴的校长。

## （一）杰出的数学教授

我与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，是 1960 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以后。非常荣幸的是，我们大学的第一堂课，就是丁先生为我们主讲“解析几何”。

解析几何是基础课，我们年级 180 多人在一个大的阶梯教室。当时学校的教学设备比较落后，连麦克风都没有。为了给全体学生都听清楚，看明白，连续两节大课，全靠老师的嗓子大声讲解，重要的内容，全部要讲师在黑板上书写清楚。丁老师当时还很年轻，还是一名讲师。他高高的个子，笔挺的身材，洪亮的声音，说话简短扼要，站在讲台上，英姿飒爽，非常帅气。最让我们同学钦佩的是他的讲课水平，逻辑性极强，板书非常公正，一面讲解思路，一面就在黑板上写出长篇推导的结果，居然不需要低头看一眼教案。

丁先生的知识面非常宽广，在数学的很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成果，在 4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，先后开设过 20 多门课程，编写了多部专著和教材。1979 年在学校恢复职称评定时，第一批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。在他担任系主任以后，仍然以身作则坚持给大学本科生上基础课。为我国的数学教育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。仅仅在听丁先生讲授过“高等代数”的 1954 级学生中，就出了七位院士。

## （二）深受爱戴的校长

1965 年，我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留校，有幸成为丁先生的同事。报到以后，按规定先到河北农村参加“四清工作队”8 个月，回京以后，就赶上聂元梓的大字报，全校一下子炸了锅。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大旗下，1966 年 6 月起，北大校园里搭起两个高高的“斗鬼台”。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非常尊敬的丁老师竟然也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多次拉到台上，脸上、白衬衫上被泼满墨水。甚至把厕所的脏纸篓扣在丁先生的头上，任意侮辱。我看在眼里，心中的同情和愤怒又无法言表。后来，从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口中打听，才知道丁先生在年轻时接触过一个称为“乌托邦”的读书会。就因为这点莫须有的罪名，就把我们尊敬的老师定位成“牛鬼蛇神”。当时我对政治没有任何了解，更不知道什么是“乌托邦”，所以不知所措，只能当一个旁观者。但是，让我终身难忘的是，当我在凝视丁先生的表情时，有一瞬间，我的眼神与丁先生的眼神对视。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神非常平和坦荡；没有一点怨气和悲伤，更没有仇恨。为此我受到很大的震撼，从此我对丁先生的尊重更增加了佩服。

文革结束后，丁先生终于有机会施展他的才能。1977年，50岁的丁石孙出任数学系“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”副组长，并任数学系副主任。作为系领导，他为尽力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取得明显的成效，得到系内外师生的高度肯定。1981年，他通过全系民主选举，出任数学系主任。1984年，经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，丁先生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校长。丁校长不负众望，在1984年至1989年的5年中为北大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，这里不能一一列举。

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，发生在1989年6月前后。当时学生思想空前活跃，学校形势不稳，丁校长处变不惊。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环境，保护青年学生，尽力减小学生们因过激言行可能受到的伤害，丁校长紧急召集全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真讨论，共同研究各种可行的措施。这个举动深深感动了当时参会的许多老师。当时我正被公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，所以具体情况不甚了解，但是，从在美留学生的中国学生传递的信息中得知，他们都非常钦佩丁校长这种爱生如子、爱校如家的担当精神。丁石孙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、正直的作风，在有幸承蒙其教谕的莘莘学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“坦荡真君子，卓尔大学人。燕园一国土，五载掌黉门。”表达的就是当时在校的学生对丁校长特殊深厚的感情，也是丁校长去世后对丁先生的深情怀念。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，季羨林先生说，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，一位是蔡元培，另一位是丁石孙。这可以视为是对丁先生胜任北大校长的最高评价。

1989年以后丁先生卸任了北大校长，担任民盟中央主席，不久当选人大副委员长。但是在我们老的北大人心中，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校长。谈话中总是习惯称他“丁校长”，甚至直接称“老丁”，从来不提“丁主席”或者“丁委员长”。

### (三) 无私无畏的战士

丁先生的一生，是历经磨砺的一生，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。这一点从他对于教学和科研刻苦钻研、大胆创新；对于校、系的领导工作勤勤恳恳、勇于担当所取得的各种成就中很容易看到。不过特别让我钦佩的，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信仰，百折不挠，忠贞不变。

解放前，当丁先生还是青年学生时，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曾作为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，被警方逮捕并被校方开除。进入清华后，他加入进步组织“民主青年同盟”，组织进步学生配合解放军入城开展宣传。1952年加入民盟，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把自己的一生，无私地献给共产主义事业。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丁石孙屡遭挫折，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。1957年反右时期，因为开导被划为右派的老同学，受到党内的严重警告处分。1960年，因为历史问题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，直到1962年平反和恢复党籍。1966年起，在文革中又因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批斗、抄家、关进牛棚，1969年，全家下放江西干校劳动等等，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又因“污蔑大好形势”而遭批判。

丁先生一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。对于错误的思想、言论，他追求真理，坚持原则，绝不随波逐流，趋炎附势；对于在各种运动中的对立面，批判过他甚至打骂过他的人，他宽容平和，以德报怨。对于党和国家需要他承担的工作，从来不求名利，任劳任怨。丁先生从来不说空话，喊口号，但他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实事求是为国家、为人民办大事，办好事。我认为这就是丁先生的魅力所在，也是他一生奋斗成功的关键。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也是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。他的一生为数学科学的发展、人民的教育事业、党的统一战线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精神力。

#### (四) 心心相印的同乡

从1960年，我第一次听到丁老师讲课开始，就对丁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这种感情我开始也说不清楚，直到1969年，在江西鲤鱼洲上我们偶然的一次交谈以后，我才开始理解。原来我们都是镇江人，说话都带有镇江味。

我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，幼年丧母，少年丧父，15岁背井离乡，迁居上海投靠兄嫂。不幸的命运造就了我内向、孤僻的性格，表面沉默、寡言，内心深沉、丰富。延安中学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，老师的水平高，校风也好，同学们热情好学，对我也很同情和照顾。但是最不习惯的就是语言问题。上课老师用上海的普通话讲课，课后同学们用纯粹的上海话说笑。每天都在提醒我是从外乡投奔大上海的孤儿，我把自己封闭在孤岛之中，每天把精力集中在“学习，学习。再学习！”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高中毕业时，我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，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。使我意想不到的，在进入北大的第一课，丁老师用我最熟悉的乡音讲解我最需要的知识，我不但渴望学懂丁老师讲的知识，甚至都想记住丁老师讲课的声音。那种亲切感和满足感是他人无法理解的。

我与丁先生都是镇江人，又都是母亲早逝，很早离开了镇江，都是从上海读完中学以后转到北京读大学的，都读数学专业，同时又都对哲学和逻辑学有兴趣，也都研究过算法和程序设计语言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共同点。不同之处是丁先生其实不是镇江出生，但是他把籍贯注明是镇江，而且一口镇江音调，证明他个人和家庭与镇江不可分割的镇江情结。在丁校长为张大华著的《镇江文化旅游》写的序言中，清楚地表明：“我是镇江人，但很早就离开家乡”，“最近几年，我一直想回家乡看看，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。”序言最后“祝愿家乡山更青，水更绿，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！”丁先生在这里表达的镇江乡情与作者是完全共通的。用一句大不敬的话说，丁校长真像是我的代言。

镇江是江南著名的文化古城、旅游胜地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。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名人。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《文心雕龙》，这是中国第一部美学和文学理论巨著，对南朝文化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理论家，在镇江南山风景区兴建的一座称为《文苑》的主题公园，在文苑的左侧单独开辟了一个“镇江名人馆”，用以纪念镇江著名人物的场所。丁校长的肖像位列在特别显眼的位置，也明示了镇江人民对于丁校长的崇拜。丁先生是我们镇江人的骄傲。

## (五) 毕生崇拜的偶像

我很荣幸，1992年不足50岁时就在北大破格晋升为教授，实现了我此生最高的理想。与此同时开始考虑个人的政治定位。由于我出身不好，自知难为革命先锋。只想在有生之年，尽自己微薄之力，为国为民多做贡献，以不辜负党、国家和人民的培养。

说来正巧。丁校长卸任北大校长不久，调到民盟中央工作，主持民盟日常工作。民盟是我最熟悉的也是北大最大的民主党派。我周围的许多敬佩的数学家，如许宝騄、江泽涵、段学复、程民德、徐献瑜、胡祖炽和吴光磊等，都是优秀的民盟成员。出于对丁先生的崇拜，我渴望得到丁先生的支持，介绍我加入丁先生为主席的民盟组织。向往成为丁先生那样的人。记得那是1993年一个晴空万里的下午，我带着入盟申请书，敲开北大中关园丁先生的家门，讲明我的来意。丁先生高兴地接过我的申请书，简单看了一遍，就在第一介绍人的位置，签上他的大名。我记得那天丁先生与我谈了许多话。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告诉我：他很高兴介绍我加入民盟，但是我不期望从民盟获得任何好处。入盟应当视作自己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为多党合作事业和国家的科教事业奋斗一生的承诺。

2010年9月19日我们数学力学系60级同学在庆祝入学50年的聚会后，在原班主任（王选夫人）陈堃鋀老师引导下，我和另外三名同学一起，代表大家去丁校长家中，探望了丁校长夫妇。交谈中我再次感谢丁先生介绍我入盟，并且抱歉地向丁先生检讨，入盟以来我没有为民盟做什么贡献。丁先生风趣地反问我，你想做出什么贡献？我有要求你做什么贡献吗？

万万没有想到，2010年的那次交谈，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人生的交流。2019年10月12日丁校长离开了我们。我因身在镇江，无法参加10月17日的追悼会，只能请镇江的亲友，找到文苑的领导，允许我们在上午10点，也就是北京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同时，带上丁校长生前喜爱的君子兰，到镇江名人馆为我们最尊敬最崇拜的丁校长送行。丁校长一路走好！你智者仁心，一身风骨，是所有科学教育工作者的楷模。你清明正气，风范长存，是北大学人的骄傲，也是镇江人的骄傲。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！

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退休教授、民盟盟员 张乃孝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

附三张照片

1、



丁先生遗像

2、



2010年9月19日，数学力学系60级同学代表在原班主任陈堃録老师（王选夫人）引导下，在丁校长家中合影。前面是丁校长夫妇，后排左起：陈堃録老师、韩玉真、张乃孝（本文著者）、王叙、陈成森

3、



2019年10月17日上午10时，张乃孝在镇江文苑“镇江名人馆”  
为丁校长送行，地上是丁校长喜爱的君子兰